

WUZHE

舞者

下

海岩

著

海岩
30年



化学工业出版社

WUZHE

舞者

下

海岩

—
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 北 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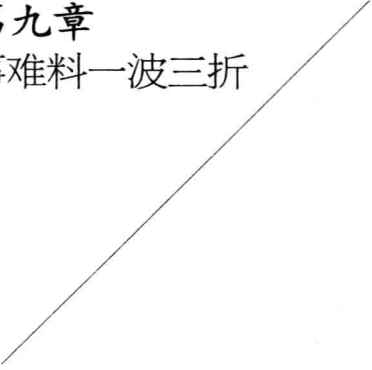
C O N T E N T S

下册

- 第九章 事难料一波三折 / 249
- 第十章 新婚后又逢昔日恋人 / 291
- 第十一章 平静生活下暗潮汹涌 / 341
- 第十二章 都是为爱挣扎 / 383
- 第十三章 阴差阳错对簿公堂 / 405
- 第十四章 不堪打击英年殒命 / 451
- 第十五章 尘埃落尽舞曲终 / 471

第九章

事难料一波三折



天气越来越热，学校快放暑假了，学生们都在忙着期末的考试，少年宫的学员每天上课的时间也不得不向后顺延。

每一天的日落前，来得早的同学一走进楼门，就能听见练功房里忧伤的音乐，站在练功房的门口，就能看着黄昏的夕阳染红的空气，看到他们的老师在雾般的暮色中孤独地舞蹈。老师身上穿着飘逸的白纱，头上包着红色的头巾。白纱似云浮卷，头巾似火燃烧。孩子们挤在门边看着，隐隐感动，默默无言……

学生们开始放暑假后，大人们反倒越来越忙。针对蔡百科遗嘱的相关问题，他的儿女及其各自的代理律师再次碰面，谈判的气氛依旧不睦，彼此的分歧尖锐如前。蔡东萍的策略还是以攻为守，态度强硬，而高纯面临的问题则显得现实而又迫切，迫切得几乎刻不容缓。

双方律师的这次碰面周欣依然到场，她要向蔡东萍强调高纯的治疗不可拖延，“根据医生的建议，高纯必须尽快退烧，最近用了些进口的药，等烧退之后，要马上做第二次手术，才有希望恢复行走的能力。前一阵支付医院的两万元费用花得差

不多了，需要尽快再支付下一步治疗和手术的费用，万一因为费用问题耽误治疗时机，对你弟弟的康复会非常不利。”

对高纯的安危，蔡东萍根本无动于衷，神情始终冰冷，“对不起，我父亲承认他有这么个儿子，我可没承认我有这么个弟弟。你别跟我这儿弟弟不弟弟的，我听着难受！”

周欣压着火气，说：“那好，既然你不承认有这个弟弟，那我们跟你也就没什么好谈的了，那我们只能再去找你父亲。拯救他的儿子，是他做父亲应尽的责任。”

蔡东萍冷冷地说：“我不承认有这么个弟弟，不等于我无权过问他的事情。我父亲已经全权委托我代表他，和医院协商处理高纯的治疗事项。我父亲的身体比高纯还要差你们也都知道，他不可能再去操心这些事情。蔡家的事一律委托我全权处理了。对不起了这位周小姐，不好意思啊，你对高纯的关心我代表我父亲表示感谢。我后来才从其他方面了解到你并不是高纯的女朋友，所以我真的很钦佩你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如果你没有其他目的的话，你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当代女雷锋了。不过从法定权利的角度上说，你的爱心可以到此为止了。高纯应该怎么治疗、应该用些什么药、要不要做第二次手术，我会亲自和医院一一交涉的。我看报纸上说现在有些医院为了挣钱，不管需不需要，硬是给病人开好药贵药、开单人病房，不管该不该动手术都给病人来一刀，这种事我不敢说这家医院也有，但我也不能不防。”

蔡东萍居然“抢班夺权”要接管高纯，大大出乎周欣的意料，她和律师对视一眼，一时全都无以应对。律师刚要张嘴，蔡东萍这边的律师却抢先一步，把蔡东萍的话题继续下去，“根据我们的建议，我的当事人，也就是蔡百科先生，昨天又设立了一份补充遗嘱，对原先的遗嘱做了技术上的完善。这是我们代他起草的补充遗嘱的副本，这上面有蔡百科先生的亲笔签名。”

对方律师突然拿出一份补充遗嘱，惊得周欣一身虚汗。这份补充遗嘱看上去内容不长，简明扼要，白纸黑字地摊在桌上，让人顿觉凶多吉少。高纯的律师倒是不改色，拿起那份文件从容阅读。对方律师也许看出周欣心里七上八下，脸上带了些胜利的微笑轻松地说：

“高纯虽然享有遗产继承的权利，但鉴于他现在身体残疾、神志不清，应该说，并不具备完整健全的行为能力，所以，立嘱人蔡百科先生决定：在高纯完全康

复或者结婚成家之前，他现在的治疗及日常生活，以及他日后继承的遗产，均由蔡东萍女士代为管理。对高纯的生活及治疗的安排及财产的处置，在不违反法律、不损害高纯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蔡东萍女士有权做出任何决定。”

周欣大声抗议，“这怎么可能！高纯完全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应得的财产，完全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他身体现在虽然不方便，但他有律师、有朋友，大家都可以帮他！”

对方律师马上反驳道：“这是立嘱人的意愿，蔡东萍女士是高纯的亲人，她受立嘱人的委托承担管理责任，不仅天经地义，而且合理合法，任何人无权干预。”

高纯的律师试图插话，用手势阻止周欣，但周欣执意争论，“她连有这么个弟弟都不愿意承认，她有什么资格管理高纯的生活管理高纯的财产，她怎么可能为高纯负责，怎么可能尽亲人的义务！”

对方律师有条不紊地说：“蔡东萍女士管理高纯的生活和治疗事务，并且管理他接受的遗产，是立嘱人授予的权利，也就是法定的权利。我想问一下：你们究竟谁是高纯的法律代表，是你，还是他？”

对方律师显然烦了周欣，开始质疑周欣的参与资格，试图将她排除在会谈之外。高纯的律师连忙插话进来，为周欣圆场，“她是高纯的代表，高纯是委托她来找到我们的，现在，我们共同代表高纯。”

对方律师依然咄咄逼人，不客气地说：“我希望我们的协商，是在法律的框架和范畴内进行的，过多从感情和义气出发谈论问题，就没有意思了，也浪费我们大家的时间。”

高纯的律师看了周欣一眼，周欣闷声不再说话了。高纯的律师将那一纸补充遗嘱，默默地从桌上推到她的面前。也许这时候他和周欣都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纸薄薄的补充遗嘱，将给接下来的事情带来多少麻烦。

从律师事务所出来，周欣直接去了医院，她在高纯的病房里没有见到高纯，高纯的病床不知何故竟然席褥一空。她出门去问护士，才知道病人已经被病人的亲属搬到楼下的大病房去了。

大病房就是十多人共住的经济型病房，高纯入院时就住在这样的病房里，他父亲的钱入账后周欣听从了医生的建议，把他搬到了三楼的单人病房。高纯病情重，

生活不能自理，三楼的医生力量配得较强，周欣和李师傅过来照顾，在单人病房也方便一些。现在高纯又被搬回普通病房，其中的缘由可想而知，但周欣还是不由自主地大声诘问：“怎么搬到楼下去了？他病得这么重，好不容易搬上来为什么又搬回去了？”

护士四平八稳地答道：“这是他家属的意见，他们家里可能付不起单人病房的钱了，所以就把他又搬下去了。”

周欣责问：“他的哪个家属！是谁把他搬下去的？”

护士反感地白了她一眼：“你是他女朋友吧，上午他家里来人了，是他父亲委托的两个人来的，找医生问了情况，就要求退掉单人病房，把他搬下去了。”

护士不再多费口舌，自顾自走了。周欣赶到楼下的普通病房，病房非常拥挤。高纯躺在最里面的一张床上，脸色更白，眼神更呆。周欣先试了他头上的热度，依然有点烫手。问他李师傅来没，高纯声音疲乏，吐字困难，说：没来。周欣问：那上午谁来了，谁把你搬下来的，他们怎么说的？高纯回答依然简短：没说什么，就给我搬了。周欣问：你没问他们为什么搬吗？高纯答：他们说，是我父亲让搬的。

高纯的眼窝是干涸的，但周欣猜想他心里在哭。不是因为病房的大小，而是因为：那是父亲的旨意。周欣坐下来抓住高纯的手，她想把事情解释清楚，她想减轻高纯感情上的孤独。

“不是你父亲，我知道，让你搬下来的肯定不是你父亲。你父亲我见了，他很想你，他还拿出钱来给你治病。上午来的人肯定是你姐姐派来的，你姐姐不欢迎你，她不愿意认你这个弟弟。”

高纯的脸单纯得像孩子，“我姐姐，为什么不愿意认我？”

周欣不知该怎样回答，骨肉相煎，是人生大悲。她只能抽象地解释，“可能这个社会太现实了，爱也好，恨也好，都是为了一个钱字。”

高纯听着，这些他应该想得通的，他说：“我不想……要他们的钱。”

周欣说：“可你有权去要，你是你父亲的亲生儿子，你是蔡家的一员，你应该拥有合法的权利。”

高纯所疑惑的是另一个问题：“那我父亲为什么找我，也是为了钱吗？”

周欣说：“父子之间的爱，是因为血缘，你和你父亲是血缘的关系……”

“我姐姐和我，不也是血缘的关系？”

“你姐姐和你，有利益冲突，而你父亲和你，就没有这种冲突。”

高纯沉默了一会儿，声音越发虚弱，“如果我父亲和我也有利益冲突，他也会不认我了吗？”

周欣也沉默了一会儿，答：“以前可能有，以前他如果认你，很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影响他的利益，所以他就没法认你。现在那些麻烦不存在了，他才会认你。”

“那你呢，你一直帮我，也是为了钱吗？你帮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周欣被问住了，她想了半天，才说：“因为……因为我欠了你的。”

快到中午，方圆来了。周欣和方圆在病房外面说了会儿话，也是在说高纯的事情。病人的中午饭送来了，周欣去给高纯打饭打水，方圆就在高纯床前又待了一会儿。他看出来高纯有很多话想和他说，无奈气力不支。

“老方，你爱我吗？”

方圆被问得直愣，“我？”

高纯又问：“……你欠我吗？”

方圆这回摇头说：“没有吧，我欠你什么了？”

“那你为什么要来看我？”

方圆怀疑高纯开始说胡话了，“你还烧着呢吧。”他伸手去摸高纯的头。高纯的自言自语，犹如呓语一般，但能听出他口中的字字句句，都出自肺腑，都震痛人心，“我一直以为，世界上肯定有一种爱，和金钱、和利益，都没关系，就像我妈对我，我对我妈……”

方圆老气横秋地看着高纯，说道：“在没有大的利益冲突的时候，这种爱，应该有的。”

高纯还是自言自语：“就像过去金葵对我，我对金葵……”

方圆显然想避免再谈金葵，但他忍了一会儿，还是客观地提醒高纯，“别再想金葵啦，想也没用啊。金葵已经结婚了，丈夫挺有钱的。她有她的理想，金钱，总归能帮她实现理想吧。”

高纯哭了，只有眼泪，没有声音，方圆也不劝他，任由他继续哽咽。

“她就是想……想跳舞，想考舞蹈学院……我，我希望，她的理想……能实现。”

方圆找纸巾为高纯擦了眼泪，他说：“理想人人都有，你现在也应该有你的理想，那就是早点把病治好，重新跳舞，重返舞台！”

把病治好的关键，还是钱。

方圆是高纯在北京唯一的朋友，那天晚上周欣便约了方圆，以及她为高纯请的那个律师，就高纯争取合法权利的相关问题，一起进行了商谈。

商谈是在律师事务所的一间小会议室里进行的，因为涉案金额较大，主办这个案子的那位刘律师还专门请来了事务所的另一位合伙人级的资深律师，一起参与了讨论。

那位资深律师姓佟，是个女的，商讨前刘律师为双方做了简短介绍，方圆被介绍为高纯的“朋友”，周欣则被介绍为高纯的“女朋友”。也许刘律师一向就是这样认为的——一个女孩子，能这样一直守在高纯的身边，不是女朋友又是什么？

刘律师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蔡百科病情很重，不能管事，在家族事务上只能委托蔡东萍代劳，所以蔡东萍掌控一切的局面不可避免。蔡东萍与高纯姐弟之间，只有利益冲突，没有情感牵连，这对高纯争取自身合法权利的努力，势必构成极大障碍。高纯本身的伤病也比较重，无法与他的父亲直接沟通，这些客观情况也造成了蔡东萍可以大权在握，为所欲为。

对刘律师的说法，方圆不以为然，他说：蔡百科毕竟已经认了高纯是他的儿子，而且也已经立下了遗嘱，遗嘱里对遗产的分配，也已经说得一清二楚，所以一旦将来蔡百科不在了，高纯合法继承遗产这件事，照理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蔡东萍再怎么浑，总不能无视法律吧。

可此时此刻，更让周欣着急的并不是将来，而是现在。现在怎么办呢？蔡家往医院汇的钱已经快用完了。蔡东萍前天派了人去，把高纯从单人病房又搬回了普通病房。搬回去也不是不可以，但下一步怎么治疗，可就全得听蔡东萍的安排。蔡东萍至少名分上是高纯的姐姐，代表高纯的父亲，医生当然得听她的，她不让用好药，医生也没办法。

佟律师没有急着回应周欣，而是首先对方圆的问题做了说明：遗嘱虽然明确了

高纯应分的遗产范围，但这里肯定有漏洞可钻。第一，蔡东萍完全可以在她父亲去世之前转移或套空蔡百科的资产，比如，以投资的名义动用资金，然后以投资失败的名义把蔡百科的资金做空，甚至，将本应由高纯继承的房产以偿债的形式抵押出去，她完全可以让高纯在蔡百科去世后拿不到实际的遗产。第二，即便有部分遗产分到高纯名下，由于高纯连生活都不能自理，所以这些财产还是会由蔡东萍代管。高纯今后的治疗和生活费用，还是会在蔡东萍的控制之下。

佟律师的分析透彻而又实际，方圆和周欣只能面面相觑，全都哑口无言。

刘律师接过话说：“从我这几次接触蔡东萍的印象看，她是一个个性很强的女人，可以说强到有点泼的程度。”

方圆插嘴道：“就是泼妇！”

刘律师又说：“她如果知道高纯的伤残与百科公司被税务机关查处这件事有关的话，从感情上说，对高纯更不会有怜悯，只能有仇恨。高纯现在又要来分她的遗产，那就是旧恨新仇，火上浇油了。她这种性格的人，不太可能在对高纯的救治上施以爱心，她恨不得高纯永远站不起来，甚至更惨。”

刘律师没有说明“甚至更惨”是什么意思，但周欣和方圆都听得打了一个冷战。

方圆的语气已经有点悲观，“那我们该怎么做？现在我们还能做什么？”

两位律师沉默了片刻，佟律师说：“这两天我们商量了一下，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既可以控制蔡百科去世后的局面，又可以解决高纯现在的救治。”

周欣和方圆一齐问：“什么办法？”

刘律师答得相当干脆，“让小周马上和高纯结婚！”

周欣一下子怔住了。

方圆也吃了一惊。

佟律师解释道：“如果周欣成为高纯合法的妻子，那么自然可以在法律上代表高纯的亲人主导高纯的救治，并且在今后顺理成章地协助高纯管理财产。”

周欣连忙张嘴解释，“我和高纯……我们其实没有……”但话被佟律师接了过去，“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特别是高纯现在这个样子，结婚这种事……当然要慎重考虑。何况高纯以后什么样、能不能治好，都很难说，但我听刘律师说你对高纯感情挺深的，否则你也不可能一直这样守着高纯。这事我们只是一

个建议，究竟怎么办，得你自己决定。我们只是说，这是挽救高纯的一个途径，而且比较简便易行。”

方圆开了口，想替周欣解释，“噢，你们可能误会了，她和高纯呀，其实也就是一般朋友。其实呢……”他不知怎么想的，忽然又转向周欣，含意暧昧地说道，“其实高纯这孩子真不错，形象、人品、个性，都还行，也就是这腿、这病，这孩子太可怜了！要没受这次伤，他跟你绝对可以……你接触长了就知道了，这孩子对感情绝对专一。”

周欣瞪着方圆，她都不知道自己现在是怎样的心情。是慌乱、错愕、无奈、有口难辩，还是……兼而有之。

那几天，照顾周欣母亲的阿姨有急事请假回老家去了，母亲的一日三餐、洗漱排泄，都由周欣亲力亲为。给母亲喂晚饭的时候，谷子会过来帮忙，诸如端饭菜、送杯子、递手巾之类的。

律师关于周欣应立即与高纯结婚的建议本来是个误会，完全可以解释一下，苦笑一下，也就罢了，但周欣没有。她甚至回家把这事和谷子说了，说的态度也非笑谈。她那份凝重的表情让谷子感觉暧昧，也令他相当不悦。

“让你跟高纯结婚，这律师也太糊涂了，有这么乱点鸳鸯谱的吗？就他们这眼神还当什么律师啊，搞案子非成冤假错案不可。”

在谷子看来，律师的建议只是一场悲剧中，一个无心的小小幽默，这幽默中带了些苦涩，如此而已。假如这场悲剧的情节主干是一个风华正茂的艺术青年被一场意外的灾祸击倒，后来得到几个朋友的帮助而幸免于死，那么也可以不把它算作悲剧。但周欣此时的语气，却让谷子对这种常见的故事套路，产生了某种节外生枝的预感。

“那高纯怎么办呢？”周欣像是在自问，“就把他交给他那个狠毒的姐姐？”

床上的周母看着女儿，像在察看女儿沉思的表情。谷子似乎也注意到那张一向呆滞的面孔，此刻居然像在倾听。他没有理会床上这具徒有生命的躯壳，而是对床边的周欣万般不解。

“你到现在，到现在还觉得自己对不起高纯吗？他是帮了你的忙，可害他摔伤的罪魁祸首并不是你，而是陆子强和那些帮凶！何况这事出了之后你一直在帮他，

我们都在帮他！帮他找到了父亲，帮他住院治病，帮他找律师打官司，我们都尽心尽力了！周欣，你为高纯已经做得够多了，你完全可以问心无愧了！”

周欣看了眼激动的谷子，低头收起了床头的餐具，她说：“我知道。”

谷子把声音放缓，给她讲道理，“为了高纯，你已经耽误了你的事业，你不应该再陷进去了。我们可以继续帮他，继续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可我们毕竟只是他的朋友，我们已经尽到了朋友的责任。不管怎么说他有父亲有姐姐，不管从哪方面讲高纯的事都得由他们去管，都是他们的责任。”

周母仿佛要说些什么，着急地晃动着麻木的面孔。周欣为妈妈擦了擦嘴角，端起餐具从床边起身去厨房。谷子跟着周欣跟到厨房，继续劝说：

“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有个限度，过度反而不好。老酸说过几天就得筹备‘长城画展’了，和北京几个画廊都在联系。鲍伯瑞先生也在积极帮我们联系去国外办展。咱们长城这条路走得那么辛苦，还不就是为了今天能有个成果！你不能为了一个朋友把什么大事正事都耽误了。再说你母亲这边，也需要你照顾。你看你雇的这阿姨，说请假就请假，一走就得好几天，你妈还得靠你，你不能样样都顾！”

周欣说：“阿姨有急事要回趟老家，很快就回来。”

谷子说：“至少你得挣钱养活你妈吧，这也是你的责任。而且是你主要的责任！是别人代替不了的责任！”

周欣把母亲吃过的饭碗放进水池，打开龙头。她没看身后的谷子，只说：“……我知道。”

第二天，周欣照常做了些饭菜，去医院带给了高纯。李师傅和君君这天又没过来，高纯一人躺在床上似睡非睡，一只手上还扎着吊针，吊针里的药液有气无力地滴答着，就像高纯虚弱的脉搏。

这间病房共有十二张床位，每个床位都有患者家属在旁忙碌，相形之下，高纯显得非常孤单，更不要说这病房中尤属他的病情最重。他面色灰败，精神萎靡，看见周欣来了，只微微用眼神致意，无力做出更多反应。周欣喂高纯吃了她带来的饭食，饭后高纯依然精神不振，周欣出门问了医生，才知道高纯输的药里，有安眠镇定的成分。

“病人的伤处现在还没有消炎，疼痛感还比较强烈，所以我们在药里加了安眠

镇定的药物，让他多睡一睡，对镇痛和恢复体力都有好处。”

周欣不知多少次这样问医生了：“他现在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还是又恶化了，他还要多长时间才能消炎退烧？”

医生想都没想，立即回答：“情况不是太好。前一阵因为医疗费用的问题我们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受了比较大的限制，后来他家里汇了点钱，我们重新做了方案。昨天他家里来人问了他的情况，表示回去要再商量一下。从口气上看，可能他家里经济上也有困难，可能不一定愿意支付这个方案的费用了。”

周欣问：“如果不用这个方案进行治疗，还有其他什么方案吗？”

“这个方案要是不行的话，那只能再听听病人亲属的意见了。高纯长期高烧不退，手术不能正常进行，只能截肢了。如果本人或家属不同意截肢，下肢瘫痪看来很难避免了。他体内其他器官也会受到牵连，随时都有发生病变的危险，我们也是根据这种潜在的危险，才制订了那个治疗方案。其实那个方案对病人目前的情况是非常必要的，再拖就不好说了。”

周欣急切地问：“你们没把这些情况跟他家里人说吗，他们不知道再拖下去的后果吗？”

医生苦笑一下，“他们家里人对医院成见很深，总认为我们是乱开贵药，是想多挣他们的钱。带着这种偏见来谈方案，方案能谈得好吗。”

周欣默然，医生说：“你是他女朋友吧，你应该多做做病人亲属的工作。咱们都实事求是。你是他女朋友，你也不希望病人终生残疾甚至再出危险吧。”

周欣下意识地点头，“是！”又仓促地摇头，“啊，我，我不是他……”

医生以为周欣没听明白，又进一步解释道：“还有，除了钱的问题，病人的护理和心情也是很大问题。现在病人抵抗力非常差，一旦引起并发症很可能导致生命危险。你们作为他的亲人朋友，都没人盯在这里照顾一下，病人吃喝排便都要由别的病人亲友帮忙，人家帮忙是非常有限的。你们也好，病人家里也好，总得有人在这里盯一下嘛！”

医生说完，带着一腔不满走了。周欣知道医生的不满并非因她而生，但她还是羞愧难掩。那天她打电话托谷子照顾一下母亲，自己就留在了医院，从白天守到黑夜，一直守到很晚很晚。晚上病人们快睡觉时，高纯忽然清醒起来，开始断断续续

地发出声音。高纯主动开口说话，令周欣感到非常高兴，他和她聊到许多往事，甚至聊到那些曾经令他激动的理想、那些再也不能实现的追求。那些追求在高纯干枯的唇间依然美好……美好的舞蹈，美好的爱情。

“小时候，我妈说我的腿长，就让我去学跳舞。学跳舞要比学别的花钱多，可我妈还是让我去学……我学了舞蹈，就回家给我妈跳。因为我跳舞能让我妈高兴，能让我妈夸我，我就喜欢上了跳舞。我就想让我妈高兴……”

周欣知道，关于跳舞的话题，对此时的高纯来说，不仅痛苦，而且残忍。但她还是对这个话题给予了积极的响应。

“我没看过你跳舞，但我想你肯定跳得特别特别好。你好好治、好好养，等身体好了，也好让我看看你跳舞啊，我看看你到底跳得怎么样。你最喜欢的舞蹈是哪一个？”

高纯眼中有些湿润，眉宇间有了些表情。但周欣分不出那是向往还是忧愁，尽管高纯的回答，比过去多了些冲动，“我最喜欢的舞蹈，是一个双人舞。”

“双人舞？这双人舞是和男的跳，还是和女的？”

“……和女的。”

“你的舞伴是个女的？”

“是，是个女的，她是我的……是我的伴。”

“听说，她是你原来的女朋友？好多跳舞的、跳花样滑冰的，还有跳水的男孩女孩，都是一对儿。”

高纯想了半天，双唇张了又合，终于没能吐出任何字句，但周欣看见，他摇了摇头。

“她漂亮吗？”周欣问。

“漂亮……”

周欣想安慰高纯，“好女孩很多，你那么年轻，今后一定会有好多女孩追你。而且，你现在已经找到了你的父亲——你想见你的父亲吗？”她转移了话题。

一颗清冷的眼泪，从高纯的眼角滚落，周欣看得出来，那不是为了父亲，而是为了舞伴。高纯说起父亲的口气平和了许多，显得很乖、很懂事的模样。

“我从小就恨我的父亲，后来，又不恨了。”

“现在呢？”

“现在……我想见他。我想知道我的父亲是什么样子。我想知道，我妈曾经爱的那个人，是什么样子。”

周欣沉默了一会儿，轻轻说：“你会知道的，很快就会知道。”

几天之后，周欣带了律师，又来到仁里胡同三号院蔡百科的家，登门拜访。

他们又见到了蔡百科的女儿，高纯的姐姐蔡东萍。

蔡东萍对他们提出的要带高纯来见父亲的要求，仍表示了不容置疑的拒绝。

“他想见我的父亲？这是不可能的，我父亲现在谁都不见。”

这次见面周欣没有插嘴，全由律师代言。律师摆出亲情，试图以情动人，“高纯毕竟是你蔡家的骨肉，是你同一个父亲的弟弟，你应该替他着想一下，他……”

“我不认识什么弟弟，凭什么要替他着想！你们怎么不替我想想，怎么不替我父亲想想？我父亲的身体都这样了你们还要拿他过去的那些不光彩的事来折磨他刺激他，你们还有点人性没有！”

律师据理力争，“话不能这么说，父子相见既是他们彼此的愿望，也是他们彼此的权利，任何人不能剥夺。上次我们见到你父亲的时候，你父亲已经表达出他很愿见到我当事人的愿望，我当事人也希望见到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也是他的父亲。他从出生到现在，二十二年了，还没有见过他的亲生父亲。二十二年了，你父亲也没有见过他的这个儿子。父子相亲，是人的本性。现在他们父子近在咫尺，如果人为阻隔他们相见，对这两个当事人来说，那很残忍。”

蔡东萍不再多言，不再争辩，在律师话未说完的时候她便站起身来，冲她家的那个年轻门房大声喝道：“小张，送客！”便径自走出了客厅。

无奈，周欣和律师只得再次去了人民法院。

法院的法官当着他们的面，给蔡东萍的律师打了电话。法官向蔡东萍的律师强调了蔡百科和高纯各自的合法权利，并且特别提醒道：“如果蔡东萍没有合法理由就这样拒绝高纯与父亲相见，显然剥夺了高纯的合法权利，也剥夺了她父亲的合法权利。如果高纯一方诉诸法院，法院将会派人去蔡家当面征求蔡百科的意见。如果蔡百科本人同意见他的儿子，那么蔡东萍也不可能再予阻挠。事情要做到这一步，

可就不好看了。你作为蔡东萍的律师，我们希望你正面做做她的工作。”

蔡东萍的律师在电话中大概做了些解释，法官重复了已述的观点，催他尽快答复。打完这个电话之后，法官又安抚了周欣和高纯的律师，告诉他们：“蔡东萍的律师已经表示一定向蔡东萍转达法院的意见，说服她以亲情为重，以法律为重。你们就再等几天吧，等几天再说。”

在等待蔡东萍回话的几天里，周欣和方圆又去李师傅家，和李师傅商量看护高纯的安排。根据医生的说法，这两天开始给高纯用了一种名叫纳巴西林的药剂，看来比较对症，高纯的病势有了明显好转，烧也退了，说明体内炎症已经得到控制。医生说估计持续用药一到两个月，病情就会基本逆转，到那时高纯就可以出院了，可以找个地方慢慢休养。这个情况让大家都很高兴，最后商量好：在高纯出院之前，李师傅和方圆负责白天，一个上午一个下午，周欣负责晚上，轮流去医院陪护高纯。李师傅和方圆对周欣的安排没有异议，只问周欣：“你一个人盯一晚上行吗？从晚上六七点一直到早上八点，你白天还有画坊的事，还要照顾你母亲，天天这么盯，扛得住吗？”周欣说扛得住，没事。陪周欣来的谷子这时慨然提出：“算我一份吧，我帮周欣一起盯晚上。”周欣感激地看了谷子一眼。于是就这么定了。

看护高纯的分工从当天开始生效，周欣和谷子从李师傅家直接奔了医院。他们赶到病房时看到护士正给高纯输液，周欣便问：“怎么到现在还输液呀，平时不是白天输吗？”护士说：“这是加的，他又发烧了。”周欣问：“怎么又发烧了？”护士说：“药一停可不烧就又起来了。”周欣吃了一惊，“药停了！哪个药停了？”

周欣扭头去找医生，医生是夜班的，对白班的情况不了解，查了一下记录，又打了个电话，才对周欣做了说明：“啊，昨天病人退烧是因为用了纳巴西林，这种药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比较贵，所以今天停用了。”

“为什么停用？”周欣问，“刘大夫昨天还说要给他用一到两个月呢。”

夜班医生说：“我问刘大夫了，他说因为今天接到了财务部通知，这个病人账上的钱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药就暂时停用了。”

周欣恳求道：“你们先给他用上吧，高纯的父亲很有钱，他父亲会把钱送来的。你们先给他用上吧，行吗？”

夜班医生说：“不交钱我们从药房拿不出药来，你明天还是找刘大夫说吧。”

第二天，周欣没去找刘大夫，她拉上律师又去了人民法院。法官看来也被这事弄烦了，至少感到自己的权威被蔡东萍及其律师一再藐视，于是拿起电话冲蔡东萍的律师发火，“你跟你的当事人说，这是我最后一次提醒她，她要再这样处理问题，到时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就这样吧。”法官不等对方反应，愤愤然挂了电话，然后对等在一边的周欣及刘律师说道：“你们别管她同意不同意，你们后天就带蔡百科的儿子去见蔡百科，我跟你们一起去！只要见到蔡百科本人，什么住院费、医药费的事，你们都可以谈。儿子是他生的，他就得管！”

周欣当然高兴，看了刘律师一眼，刘律师也放下心来，两人都觉得总算出了一口闷气。

从法院出来，周欣马上去了商场，为高纯即将到来的父子相见买衣服买鞋。然后，她又去医院找熟悉的护士长，好话说尽地借出了一辆轮椅。那轮椅已经很久没用了，很脏，但零件还算齐全。周欣找抹布好好把它擦了一遍，擦到一半她接了个电话，是律师打来的，声音兴奋，告诉周欣法官来电话了，说蔡东萍已经同意后天让高纯去见他父亲了。律师说后天上午九点他先去，就在仁里胡同三号院蔡百科家，他在那儿等周欣带高纯过去。周欣也很高兴，说：好！

后天，距后天还有两天的时间。两天的时间对陷于病床的高纯来说，似乎不算什么，但对周欣来说却有些漫长。蔡东萍仍然没往医院送钱，那个救命的纳巴西林仍然没再给高纯用上，高纯的体温也因此起伏不定，总不正常。可周欣看得出来，高纯的精神状态比前些天清爽了许多，她能看出他在期待与父亲相见。周欣和李师傅交接班时也就此聊过，李师傅也说高纯白天一整天都没睡觉，躺在床上就那么睁着眼睛，肯定在想事情、想他爸呢。周欣说：“是啊，如果明天能见到他爸，他爸肯定会帮他的。人老了，自己又有病，怎么会不疼儿子。”李师傅也说：“其实高纯想见见他爸，倒不一定是为了拿钱治病。他妈不在了，除了他爸，他在这个世界上，算是举目无亲了。像我这种有老婆有闺女的人，一看着高纯就觉得这孩子可怜。”周欣说：“那是”。

见面的日子终于到了。早上七点，李师傅就赶过来了，帮周欣给高纯洗脸漱口，吃饭吃药，穿衣系鞋。早上八点，谷子也来了，帮周欣将高纯抱上轮椅，推出